



调皮王妃

（上）

TIAPU
WANGFEI



琳听 原著

有熊氏 改编

大婚在即，故人到来。
恍惚间一吻定情，婚礼上枝节横生。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调皮王妃

有熊氏
改编

琳听
原著

HAOPI
WANGFEI
上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调皮王妃 : 全2册 / 琳听原著 ; 有熊氏改编. --
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99-7339-5

I. ①调… II. ①琳… ②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4358号

书 名 调皮王妃
作 者 琳听原著, 有熊氏改编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戚兆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96千字
印 张 34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,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339-5
定 价 68.00元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调皮王妃

目录「上」

- 第一章 从天而降入王府 / 1
- 第二章 梦里梦外遇美男 / 19
- 第三章 一逃再逃还要逃 / 35
- 第四章 意外成为准王妃 / 52
- 第五章 打了王爷不要紧 / 68
- 第六章 宫闱间步步惊心 / 83
- 第七章 糊里糊涂动了心 / 97
- 第八章 紧张筹办天子宴 / 111
- 第九章 这个寿宴很诡异 / 124
- 第十章 为伊人煞费苦心 / 140
- 第十一章 大婚在即敌人来 / 152
- 第十二章 恍惚间一吻定情 / 165
- 第十三章 婚礼上横生枝节 / 175
- 第十四章 原来她也会不舍 / 189
- 第十五章 饭桌上醋意汹涌 / 200
- 第十六章 斗智斗勇万花会 / 216
- 第十七章 为情敌两肋插刀 / 229
- 第十八章 王府的篝火盛会 / 245
- 第十九章 皇储之争见端倪 / 257
- 第二十章 旧仇新恨一起报 / 270



调皮王妃

目录「下」

第二十一章	竟敢霸占她的床 / 285
第二十二章	神秘的冥敛宫主 / 295
第二十三章	谁才是幕后主使 / 307
第二十四章	动了真情的棋子 / 318
第二十五章	从王妃到太子妃 / 331
第二十六章	再次选择了逃离 / 344
第二十七章	为了爱舍命相陪 / 357
第二十八章	终于再幸福相拥 / 365
第二十九章	青梅竹马的归来 / 379
第三十章	隐藏多年的真相 / 393
第三十一章	他的痛苦与为难 / 403
第三十二章	选择退出遭软禁 / 417
第三十三章	那些尘封的往事 / 429
第三十四章	皇宫内惊天之变 / 441
第三十五章	她成他的阶下囚 / 457
第三十六章	冥敛宫主竟是他 / 474
第三十七章	两个男人的厮杀 / 485
第三十八章	为了她舍弃一切 / 498
第三十九章	助他一臂定天下 / 512
第四十章	最后的半颗解药 / 526
尾声	一生一世一双人 / 535



第一章

从天而降入王府

每个人都有梦想，尹晴柔也不例外。

身为宋家班的当家台柱孔双双身边的小跟班，尹晴柔最大的梦想，就是能够变成像孔双双那样的当家台柱。

特别是这个时候，看着在临时搭建的戏台上，正与人排戏的孔双双引来阵阵喝彩声时，尹晴柔心里更是羡慕不已。她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，能够变成万众瞩目的存在。

只可惜，现在的她，距离这个梦想实在是太远了。

用宋家班班主宋老大的话说，这个距离，约等于宋家班和京城之间的距离。而此时，宋家班所在的云州，与京城可是有着千里之遥。

宋老大的这番话，当时让尹晴柔深受打击。不过最近，尹晴柔距离她的梦想却似乎越来越近了。

倒不是说她学艺有成，终于能够登台表演；也不是老天开眼，让她终于受到了宋老大的重视，准备将她当成未来的台柱来培养。而是在不久前，宋老大突发奇想，决定要让宋家班远去京城发展。

如此一来，宋家班离京城已经不远了！

尹晴柔忍不住在心里嘿嘿笑了两声。

不过，宋家戏班虽然在云州发展得非常不错，但是要想在京城立足却是不易。为了去京城之后能够一鸣惊人，宋老大特意花大价钱，请人写了一出新戏。

宋老大希望这出新戏能在戏班抵达京城之前排好，因此从云州到京城的途中，每每扎营落脚歇息的时候，宋老大都会让班众们排戏。

就像现在一样。

尹晴柔红润的小嘴微微张开，满眼崇拜地看着在戏台上排戏的孔双双，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又开始幻想她的那个美梦……

就在这时，一阵狂风突然吹来，地上的尘土瞬间被扬起，朝着戏台上的众人袭去。

刹那间，戏台上的人乱作一团，孔双双当然也遭了殃，她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惊慌地大喊：“停停停！尹晴柔，尹晴柔！”

“不好！”尹晴柔听到孔双双的叫声，赶紧从宋老大等人身后冲出来，朝着孔双双跑过去，“双双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你觉得我会没事吗？”孔双双不耐烦地叫道，“水！给我水，快点儿！”

“哦，好好好……”尹晴柔点点头，连忙将手中的茶杯递给孔双双，“双双姐，给你水！”

孔双双只是伸着手，没有去接，催促她道：“快倒！”

“啊？”尹晴柔愣愣地看着孔双双的手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

孔双双更加不耐烦地叫道：“我让你快给我倒水！”

“哦，是是是，我这就倒水。”尹晴柔总算明白过来了，想也没想就掀开杯盖，将茶水倒在了孔双双的手上。

想不到水一接触到孔双双的皮肤，孔双双便将手缩了回去，并且更加慌乱地尖叫一声。

看着孔双双手上冒出的热气，尹晴柔这才想起：原来，孔双双有个习惯——每次下台之后都要喝一杯凉茶水。这不，孔双双刚上台，她使用开水泡了一杯茶候着，这会儿茶水正烫。

糟了糟了……

尹晴柔脸色一白，正准备上前看看孔双双有没有受伤，孔双双已经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：“你是猪啊！我眼睛进沙子了，要用水洗眼睛，你却给我倒开水，你是想烫死我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双双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尹晴柔一边道歉，一边手忙脚乱地找来湿毛巾，准备帮孔双双擦眼睛。可有时候越是急越是错，尹晴柔手一滑，毛巾差点掉到地上。

天啊，我怎么挑了这样一个白痴当跟班！如果自己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，遇到这样白痴的丫鬟，肯定会直接将她打死。要不是眼睛里不舒服，孔双双不知道要翻多少个白眼，可现在，她只能又是生气又是无奈地将湿毛巾抢过来，自己擦了几下眼睛，然后睁开眼，这才感觉好了一些。

她看也没看尹晴柔，而是走向一旁的宋老大，撒娇道：“班主，我眼睛不舒服，恐怕不能继续排戏了……”

宋老大很爽快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身体要紧，你去休息吧，我们先排其他的戏。”

“谢谢班主。”孔双双向宋老大抛了个媚眼，然后美滋滋地下了台。

尹晴柔见状，急忙低着头跟了上去，因为没看清脚下，一不小心差点从台上摔下去，虽然勉强稳住了身子，但是却引得周围的人不断摇头：“这丫头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机灵一点……”

尹晴柔暗暗咬唇，跟在孔双双身后，走得更快了。

回到歇息的地方，孔双双余怒未消地坐在自己的专属座位上，面色阴沉地看着垂手而立的尹晴柔，数落道：“尹晴柔啊尹晴柔，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偏偏挑了你跟着我学戏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少犯错，让我省点心？”

这个问题，尹晴柔无从回答，只好可怜兮兮地说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孔双双一脸嫌弃地说：“你除了说对不起，还能不能说点儿别的？要是再有下次，你就直接收拾东西走人吧！宋家班可不养闲人！”

孔双双一边数落着，一边颇有架子地伸出了一只手。

尹晴柔这次没有犯傻，急忙递上镜子。

孔双双照着镜子仔细检查了一遍脸上的妆之后，又将镜子递给尹晴柔。

等到尹晴柔收好镜子，孔双双的手却还是伸着，没有收回去。

尹晴柔微微一愣，脑海里打着问号：双双姐还要什么呢？

孔双双等了片刻不见动静，不由得转过脸来，看见尹晴柔一脸迷茫的神情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怒道：“茶！我的茶！你跟了我这么久，难道还没有记住我的习惯？真是白长了一个脑袋！”

啊？茶？刚才不是都倒了吗？等等，好像还剩一点……

尹晴柔连忙说：“双双姐，你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把茶水端来。”

尹晴柔话还没说完就急匆匆地转身跑了，只留下孔双双在那里郁闷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尹晴柔匆匆跑到戏台，端起剩下的半盏茶，然后又匆匆地跑了回来，双手将茶杯递到孔双双面前，说：“双双姐，你的茶。”

真是祸不单行，没想到孔双双还没拿稳茶杯，尹晴柔就松开了手，这下半盏茶全都淋在了孔双双身上，一身好看的戏服也被茶水弄湿了一大片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尹晴柔知道自己又犯了错，急忙低着头，可劲地道歉。

“我真是快疯了！”孔双双气得直嚷嚷，“尹晴柔！你到底还能干什么！”

她看上去气得不轻，表情都有些狰狞了。

尹晴柔被吓得脸色苍白，缩着脖子低下头，不敢再看孔双双。

孔双双骂得累了，好不容易才放过尹晴柔。尹晴柔回到临时搭建的化妆间内，一边用水擦洗着孔双双那件白色戏服上的茶渍，一边噘着嘴嘟囔道：“你哪里是挑了我跟你学戏啊，根本就是把我当丫鬟使唤嘛。跟了你这么久，也不见你教我唱戏，就知道让我跑腿、服侍你，这跟当丫鬟有什么区别？”

尹晴柔虽然觉得委屈，但还是卖力地擦洗着戏服，可是这茶渍太难搞定了，她洗了半天也没有洗干净。

这时候，门口却传来了一声咳嗽。

有人来了——不好！难道是双双姐？尹晴柔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，脑子飞快地转着：自己刚刚都说了什么？有没有被听去？要是被孔双双听见自己在背后说她坏话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

尹晴柔吓得立刻低下头，还没见到来人的影子便习惯性地道歉：“对不起……双双姐，我马上就把戏服弄干净……”

“扑哧！”

头顶忽然传来一声轻笑，而且居然是个男人的声音。

尹晴柔连忙抬头，只见宋家班的化妆师阿广正站在那里，露出一脸恶作剧得逞的笑意。

尹晴柔长长地舒了口气，不管来人是谁，只要不是孔双双就好！不过，当她把心放回肚子里，再仔细看向阿广时，却被他那捉弄的笑容惹恼了，舀起一瓢水就要往他的脚上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差点被你吓死！”

阿广一边躲避，一边笑道：“你活该！当面不敢说，就知道在背后抱怨。人家孔双双分明就是欺负你老实。你要知道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应该有反抗。你虽然是她的跟班，但是你还是咱们戏班里正式的成员，又不是她的丫鬟，有什么不敢说的？”

尹晴柔听了阿广的话，将水瓢放在一边，自嘲道：“你说得轻巧，以双双姐的身份，要想把我变成不正式的，那不是一句话的事？”

她虽然单纯了一点，但是又不是真傻，这点儿自知之明还是有的。

“欸……那倒也是。”阿广点点头，说，“你在宋老大心里的地位，的确还比不上孔双双的一根手指头。”

尹晴柔哭笑不得：“你到底是想安慰我，还是想故意打击我啊？我还有事要忙，你快点儿滚吧！”

“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，我不计较你的不识好人心。”阿广大度地说完，忽然又神秘兮兮地说道，“我刚才在附近的山上发现了好大一片美人蕉，正好我要做一些胭脂，不如我们趁早去山上采点儿美人蕉回来吧？”

“算了吧，你没看我还在忙着清理茶水渍吗？”

“你真傻啊？人家孔双双明明就是想趁机偷懒，所以才说眼睛不舒服。你还真以为她急着让你清洗戏服呢？说不定刚才她是故意没接好茶杯，所以才让茶水弄脏了戏服，这样她就有借口不排戏了。所以我敢保证，如果你明天不能把戏服还给她，她不但不会生气，反而还会表扬你几句，你信不信？”

尹晴柔一脸茫然地问：“当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她要是怪你的话，我就帮你顶罪，说是我硬拉着你去帮我采花的！反正这胭脂制出来也是给戏班用的，要是谁敢说我不对，那我以后就不做胭脂了。好了，别在这里犯傻了，快跟我上山吧！”说完，阿广拉着尹晴柔就往外走。

“喂，你别拉我啊！你放开……”

出了戏班，外面的空气清新了许多，尹晴柔心里不快也一扫而光，清丽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笑容，一蹦一跳地跟着阿广上了山。

在半山腰处，阿广停下脚步，指向山坡一侧，说：“你看。”

尹晴柔放眼看去，果然看见山坡上盛开着大片大片的美人蕉，微风吹来，花香袭人，如同一片花的海洋。

“太美了！”尹晴柔情不自禁地闭上眼，伸开双臂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阿广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？我说得没错吧？好了，咱们赶紧采花吧，太阳就快下山了。”

尹晴柔却皱皱鼻子，对着阿广道：“喂，这么漂亮的花，你忍心摘它们吗？”

阿广撇撇嘴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怜香惜玉了？好吧，你不摘我摘，到时候你可别想用我做的胭脂。”

尹晴柔虽然知道这是阿广的激将法，但是终究抗拒不了胭脂的诱惑，于是说道：“等等，我还是……摘吧……”

阿广得意地笑着，然后走进花海里。尹晴柔跟在阿广后面，说是摘花，其实只是这里闻闻、那里瞧瞧，不像是在采花，倒仿佛是在赏花。

微风吹来，花香弥漫，两人置身花海，好一幅静谧安好的画面！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。尹晴柔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竖起耳朵倾听，显得有些疑惑。

“阿广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”尹晴柔问。

“什么声音？有声音吗？”阿广有些惊讶地抬起头，也学着尹晴柔的样子侧耳倾听。

周围一片安静，不一会儿，声音又传了过来，这回尹晴柔和阿广都听见了，声音细细浅浅、断断续续，有点像……

“有人？”阿广说。

尹晴柔点点头，说：“好像有人在喘息，是不是受伤了？”

“走，去看看。”

两人循声觅去，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不只有喘息，还有阵阵娇笑。这声音怎么这样熟悉，竟然有点像……有点像孔双双的声音！

尹晴柔和阿广面面相觑，孔双双怎么会在这里？她和谁在一起？发生了什么事？

不知是由于好奇还是出于担心，尹晴柔和阿广继续向前走去。声音越来越近了，最后，花丛之中终于露出了孔双双的身影——她的发丝有些凌乱，衣衫松垮，露出了白皙圆润的肩膀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她不是一个人在此，还有一个男人紧紧地搂着她，两人在花丛中肆无忌惮地翻滚着……

尹晴柔如被雷劈，险些惊呼出声，幸亏阿广及时反应过来，用力捂住了她的嘴。

阿广摆摆手，示意尹晴柔别出声，然后拉着她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，藏在了花丛当中。

就在这时，翻滚的两人停了下来，一边满足地笑着，一边从地上坐了起来。直到这一刻，尹晴柔和阿广才看清楚那个男人的面孔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宋家班的副班主——孟江。

尹晴柔和阿广交换了一个惊愕的眼神，没想到他们好端端地出来采花，却碰巧撞见了孟江和孔双双偷情。

老天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？尹晴柔拍了拍胸口，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其实在宋家班内早有传言，说孟江和孔双双关系暧昧，只是毕竟没有人看到什么，所以大家只是私下闲谈。可是今天，这一幕就这样突然地发生在尹晴柔和阿广的眼前。

两人蹲在那里，额上布满细汗，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。孟江的个性他们是知道的，要是

让他发现自己与孔双双的好事被他们看见了，肯定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

此时，孔双双和孟江坐在花丛里，一边暧昧地笑着，一边各自整理着凌乱的衣衫。

孔双双将自己的发丝往耳后理了理，倚在孟江身上娇媚地说道：“孟哥，你方才答应我的事儿，可别忘了。”

孟江伸手在孔双双脸上轻轻捏了一下，一脸笑意地保证道：“放心吧，小妖精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。京城刘家班的刘老大已经答应我了，等到了京城，你就可以直接跳槽到刘家班去，而且过去之后就是台柱。刘家班可是京城排名前三的大戏班。经常被那些王爷、大官请去府上表演，到时候说不定你就能被哪个王爷或者大官看上，轻轻松松当上贵夫人。到时候你孟哥我，还要靠你照顾一二呢！”

孔双双听得心花怒放，媚笑道：“哎呀孟哥，我怎么会忘了你呢……”说着，两人又紧紧地搂在一起亲热起来。

阿广和尹晴柔见此机会，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。然而还没走几步，一朵美人蕉的花瓣恰巧拂过尹晴柔的鼻尖……

“阿嚏！”一道响亮的声音打破了花海的宁静，也惊呆了阿广。

阿广回过身来，面色惨白地看着尹晴柔，这丫头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打喷嚏，看来今天真是出门不利。

这时候，花海那边传来了孟江和孔双双惊慌的声音：“什么人！”

尹晴柔闻言，拉着阿广就想跑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孔双双和孟江已经赶了过来，他们早已无处可逃。

尹晴柔无奈地闭上眼——既然逃不掉，那就只有面对了。她用力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地睁开眼睛。

“晴柔，你……”阿广的脸色有些紧张。

这时，孔双双和孟江已经走到他们面前。当孔双双的视线落在尹晴柔身上时，脸色骤然一变，这丫头怎么在这里！

尹晴柔心中慌乱，可脸上还是装得颇为镇定。她嘻嘻一笑，装傻说道：“双双姐，孟副班主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莫非你们也是见这片美人蕉开得好，所以来赏花了？”

“尹晴柔！”孔双双咬牙怒喝一声。

尹晴柔立刻拉住阿广，继续强作笑脸：“双双姐，我和阿广在山坡上散步，觉得用这些美人蕉做胭脂甚好，所以准备采些回去。这还没开始采呢，你们就来了，真是好巧啊好巧……”

“是是，我们刚来，好巧……”阿广连连点头。这尹晴柔，关键时刻还是挺罩得住的嘛！

可孔双双毕竟是孔双双，怎么会这么轻易上当。她冷冷地看向尹晴柔，道：“你最好老实交代，说，你刚才都看到了什么、听到了什么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啊！”尹晴柔用力地摇头，“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也什么都没听见，真的！”

孔双双冷哼一声，抬头看了孟江一眼。孟江的眼神有些复杂，也有几分狠绝。

空气似乎凝固起来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尹晴柔暗暗咬了咬唇，低声笑道：“双双姐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先回去了……”

说罢，尹晴柔拉着阿广向后退去。

“等等！”孔双双冷喝一声。尹晴柔和阿广心中一惊，惨了，孔双双和孟江肯定不会轻易放他们走。

孔双双正欲说话，可就在这时，山脚下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和人们的惨叫声，紧接着就是一声凄厉的喊声：“山贼来了！快逃啊！快逃——”

山贼？花丛中的四个人皆是一惊。

孟江率先向外面走去，其余三人也顾不得之前的事情，紧紧跟在孟江身后。当他们走出花海，站在山坡上居高临下望去，只见山脚下一片混乱，一群身强力壮的山贼正在抢掠行凶。

他们宋家班也未能幸免于难，临时搭建的戏台已经起火，戏班里的人一边哀嚎一边逃窜。有的人摔倒了，那些山贼便一刀砍向倒地之人的身体，顿时血光四溅……

山贼们发出一阵得意而残忍的笑声。

尹晴柔紧紧握着手心，宋家班……那个寄托了她的梦想的宋家班……

孟江皱眉说道：“那边的大路已经被山贼堵住了，人们逃不出去，必定会往山上跑。”

孔双双说：“不错，用不了多久，那些山贼就会追到山上来，我们快走！”

说罢，孟江和孔双双向着山坡的另一侧逃去。

恰在这时，一名山贼朝山坡这边看了一眼。阿广立刻拉住尹晴柔道：“晴柔，我们也快逃吧！”

“对，逃！”尹晴柔点点头，孟江和孔双双那边他们不敢走。刚才那笔账孔双双还没跟她算呢，要是走那边，就算逃过了山贼的追杀，也逃不过孔双双和孟江的报复，所以还是另谋生路吧。于是，尹晴柔随便选了一条路，朝山上跑去。阿广哀叹一声，只好跟了上去。

可是两条腿的人毕竟跑不过四条腿的马，很快就听到身后远远地传来了马蹄声，还有山贼的呼喊声。尹晴柔不敢回头，生怕自己回头之后就没有勇气继续跑了。

“站住！给老子站住！”

“哈哈，想不到还有个女人……”

“追！谁追到就是谁的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若是在平时，听到这样的话，尹晴柔一定会吓得双腿打战，可是现在她很清楚，一旦她停下来，就只有死路一条，说不定还会被这些残暴的山贼玷污。

想到这里，尹晴柔咬紧牙关，更加用力地向前跑着，即便气喘吁吁，即便双腿累得如同灌了铅一般沉重，她也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。

她只有一个信念——活下去！她连京城都没去过，怎么能这么快就死了！

可是身为男人的阿广居然慢了下来：“晴柔，不行了，我……我跑不动了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？你……”尹晴柔无法相信地看了阿广一眼，然后拉住他道，“阿广，不管怎样我们都要跑快点儿，不然会死得很惨！你听，山贼就快追上来了！”

阿广摇摇头：“不行，我真的……真的……跑不动了……”

尹晴柔却未松手，拉着阿广拼命向前跑。就在此时，一片树林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

尹晴柔如同抓到了救命的稻草：“阿广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躲到树林里去，快！”

只要进了树林，山贼就没办法骑马追赶他们了，说不定还能借助密林躲起来。

阿广被尹晴柔的乐观给感染了，咬咬牙，硬撑着跟尹晴柔跑进了树林。

可老天爷真会开玩笑，他们跑进去没多远，就跑到了树林的另一边！

这树林太小啦，根本不足以藏身。而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前方就是悬崖，再往前走几步，就是万丈深渊。

“哈哈……”徒步追来的山贼爆发出一阵嘲笑，“跑啊？你们继续跑啊？看你们还能往哪儿跑！”

“怎么办？这下怎么办？晴柔，快想办法啊！”阿广吓得脸都白了。

想办法？尹晴柔被这三个字吓了一跳——在戏班里，她经常被人骂“没脑子”，所以她已经许久不知道“办法”应该怎么“想”了。

“晴柔……”阿广的声音更加急切了，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病急乱投医。

尹晴柔说：“好好好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哎！有了！”

尹晴柔大叫一声，然后颇为自信地说：“阿广，放心吧，这个办法肯定行！”

“是吗？”阿广看着尹晴柔，将信将疑。

尹晴柔点点头，然后强逼着自己镇定下来。现在阿广和自己的命都只能靠她了，她一定要镇定！不就是几个山贼吗？没关系！

尹晴柔轻轻一咳，上前一步，颇有架势地扫了一眼那些山贼，大声道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惊扰本宫游玩，还不给本宫退下！”

原来，尹晴柔想到的好办法，就是把这里当戏台——演戏！

阿广真是心塞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尹晴柔：晴柔啊晴柔，你确定这样会让我们活命，而不是死得更快？

不过，这一招似乎还有点效果。那些山贼面色一怔，停下了所有的动作，看着尹晴柔，这丫头刚才说什么了？本宫？

尹晴柔看到山贼们的反应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并且暗自得意。自她进入戏班以来，虽然很少有上台的机会，却也偷偷学了不少艺，此刻看来，她的演技也不比孔双双差嘛！

尹晴柔索性一鼓作气，把戏演得更逼真。她侧目看了阿广一眼，道：“小广子，你还愣着干吗，还不赶紧把本宫的令牌拿出来，让这些无知之辈好好看一看！”

“令牌？”阿广吞了吞口水。

尹晴柔道：“怎么？你难道忘了把本宫的令牌带上？哼，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！”

如果不是情势所迫，阿广真想翻白眼。不过现在死马当活马医，他也只好配合尹晴柔了。他虽然是个化妆师，但是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，所以入戏倒是很快，而且有模有样。

他对尹晴柔躬身道：“公主殿下，因为出宫时太匆忙，所以不曾将殿下的令牌带出来，奴才之罪，还望公主饶恕！”

尹晴柔没说话，只是扬着头哼了一声。

阿广看了尹晴柔一眼，立刻会意，转过身去对那一众山贼厉声道：“你们这些毛贼真是不长眼睛，居然打劫到我们公主殿下身上。你们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滚，这样我还能求公主殿下饶尔等不死，否则，我们公主殿下要是掉了一根毫毛，都要诛你们九族！”

山贼们顿时面面相觑，沉默片刻之后，又突然大笑起来，并且怪模怪样地向尹晴柔行了个礼，大声说道：“草民参见公主殿下。”

“欸……”尹晴柔打量着山贼奇怪的笑容，心想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被自己唬到了？她有些忐忑地舔舔嘴唇，既然戏已开场，便只好硬着头皮演下去：“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本宫的身份，还不速速退下！等本宫回宫，自会将今日之事告知父皇，不仅赦你们无罪，还重重有赏！”

“哈哈，多谢公主殿下赏赐！”几名山贼又怪笑起来，却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。

这时候，一个像是小头目的山贼站出来说道：“公主殿下，我们总不能凭你们的一面之词，就相信你们真的是公主和太监吧？”

说罢，此人将目光投向了阿广，脸上浮现起不怀好意的笑容：“这位公公，草民听说，只要是公公，下面都是不带把的。要不，你先给我们检查一下，看看这是不是真的？”

阿广顿时傻眼了，这一检查，肯定就会露馅。

尹晴柔暗暗拍了阿广一下，让他别慌，先冷静下来。

阿广会意，故作怒气冲冲地对那山贼道：“放肆！本公公的龙体，不，本公公的身体，岂是你们能够看的？”

山贼道：“公公息怒，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要求非常失礼，但是为了证明公主殿下的身份，相信公公一定会同意的，公主殿下也一定会同意的，是不是？毕竟我们也是为了公主殿下的安危着想。”

尹晴柔顿时傻眼了，没想到这些山贼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，而且对方提出的要求，自己还不能不答应，否则自己方才演的那出戏，就不攻自破了。

可是自己一旦答应，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……

尹晴柔左右为难起来。

那小头目看到二人的反应，一切都已明了，嘴角发出一声冷哼，举起手说道：“兄弟们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？”

“是！”山贼们顿时纷纷朝着尹晴柔和阿广围了上来。

阿广吓得连忙后退，嘴里惊慌地叫道：“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”

尹晴柔也脸色苍白，连连后退。

山贼们越逼越近，手中的刀刃寒光闪闪，其中几个看向尹晴柔的目光也越来越露骨。

尹晴柔和阿广紧紧地挨在一起，一边说着“别过来”，一边向后退去。此刻在他们身后，悬崖下的风阵阵吹来，卷起了他们的衣袂和发丝，令人浑身发冷，心惊胆战。

山贼小头目伸出手，对尹晴柔道：“公主殿下，再退下去可就要坠落悬崖了，何不让草民护送公主殿下回宫？来，过来啊……”

正说着，小头目猛地伸出手，欲将尹晴柔拉住。

“不！”尹晴柔大叫一声，快速向后退去，就在这时，脚下一滑，她整个人向后倒去。

“晴柔！”阿广拉住了尹晴柔的衣衫，这时候尹晴柔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了空中，下一秒就要掉落悬崖。

尹晴柔的衣袖猝然断裂，阿广眼疾手快，又拉住了她的手。可是之前跑了那么久，阿广早已力竭，此刻又怎么拉得住尹晴柔？顷刻间，两人一齐向悬崖下坠去……

山贼们走到崖边，朝深不见底的崖下看了一眼便四散而去。这悬崖如此之高，就算是神仙掉下去也活不成。然而无人能想到，此刻的悬崖之下，却是另一番情景。

青山如黛，疾风猎猎，一条还算平坦的山路从群山中穿过。忽然间，原本寂静的山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，一队人马出现在山路上。这些人均身穿铠甲，骏马疾驰如风。

在这群人中，独独最前面的男子身着银色的铠甲。阳光灿烂，银甲闪烁着熠熠光芒，映着男子冷峻的容颜，显得男子十分英武。

只是这男子的神情却格外凝重，眼中闪过一抹担忧与焦虑，却又被硬生生隐去。

“驾！驾！”催马声此起彼伏。

当他们行至一处悬崖下时，突然从上方传来两声尖叫，紧接着砰的一声，似乎有东西落到了路旁的参天大树上。

马匹顿时受惊，发出一阵嘶鸣。

银甲男子神情一紧，勒住缰绳。他身后之人皆如临大敌，纷纷拔剑在手，叫道：“保护王爷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一团粉色的东西便从树上疾速落下，笔直地朝着银甲男子砸来。

男子目光一凝，正欲策马避开，却未想到这匹马受了惊吓，竟不听驾驭，反而扬起前蹄。于是，那团粉色的东西不偏不倚，正好砸中这个男子。从上往下的冲击力竟如此之大，男子猝不及防，与那团粉色的东西一齐摔落马下。

“王爷！”众人大惊，要知道这人可是当今王爷谢延奇啊，要是他有一丝一毫损伤，他们就是万死也难辞其咎！

紧跟在谢延奇身后的尹昊、李章立刻翻身下马，奔到谢延奇身边疾呼：“王爷，你怎么啦？王爷！”

然而谢延奇双目紧闭，没有任何反应。

这时候，尹昊、李章才看清，砸中王爷的竟然是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姑娘！该死！这姑娘究竟是何人？是有人故意埋伏于此意欲对王爷不利，还是凑巧生出这等意外？

李章疑惑道：“以王爷的身手，不至于昏迷不醒。”

尹昊抱起谢延奇的头，指着地上的一块岩石道：“摔落时正好撞到了头。”

李章说：“那这姑娘为何也昏迷了？难道也是因为撞到了岩石？”

尹昊皱皱眉，道：“这姑娘暂且押回去，先救治王爷要紧，一切等王爷醒了再说。”

“嗯。”李章点了点头。

就在众人扶好谢延奇，准备上马回城的时候，突然从树顶上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别走，快救救我啊……”

尹昊等人赫然抬头，这才发现树顶上居然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。此时他正双腿吊在树枝上，头朝着下面大喊大叫。

尹昊稍稍犹豫了一下，看看昏迷不醒的谢延奇与粉衣女子，最后道：“这人定然和这姑娘是一路的，一同带回去，等候王爷发落。”

“是！”随行的侍卫应了一声，朝大树下面走去。

当天晚上，夜色如水，明月如霜，京城的凌奇王府显得异常幽静。谁也没想到，他们的王爷好端端地出门，竟然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女人给砸晕了，这真是令人不敢相信。

房间内，已经褪去铠甲的谢延奇更显俊逸，只是他现在还未清醒，静静地躺在一张雕花红木大床上。

尹昊和李章站在床边，双目不曾离开过谢延奇，目光越来越担忧。

李章低声对尹昊说道：“少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派人去把独孤公子找回来？”

尹昊犹豫片刻，摇摇头，说道：“算了，木已成舟，就算把他找回来也无济于事。再说，如果能被你找到，他就不是独孤莞了。”

李章深以为然，颌首表示赞同。

两人轻轻一叹，继续等候谢延奇醒来。这时候，谢延奇总算是动了动手指，然后缓缓睁开双眸。

尹昊、李章顿时一喜，唤道：“王爷！”

谢延奇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当他意识到自己竟回到了凌奇王府时，猛地坐了起来。因用力过猛，头部摔伤的部位传来一阵痛楚，他咬牙闷哼一声，额上已经冒出了冷汗。

李章劝道：“王爷小心！太医说您的头部受了伤，一定要好生调养，否则必有后患。”

谢延奇怒道：“你们怎可送本王回府？你们明知大王爷有危险，本王急于去救……”

“王爷……”尹昊和李章都低下了头。

谢延奇忍痛站起身，一边向门外走去，一边问道：“现在什么时辰了？”

“王爷！”尹昊和李章拦住谢延奇，面色沉重地说，“王爷，不用去了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不用去了？”谢延奇吃惊地看向尹昊。

尹昊一脸难过，欲言又止。

李章见状，也不忍说出真相，可是面对谢延奇如炬的目光，还是如实禀报道：“王爷，刚刚探子回报，大王爷他……孤军深入，被敌军围困……已经……战死了。”

谢延奇闻言，如被人猛地击了一拳，整个人晃了一晃，满眼悲痛。

他怒视二人，厉声问道：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要把我送回王府！”

李章连忙解释道：“因为王爷意外受伤，昏迷不醒，我们担心王爷的安危，只能先送您回府……”

谢延奇怒道：“混账！我不是说过，拼死也要去救我大哥！就算我受伤昏迷，难道你们就不能代我去报信？”

李章沉默不语，的确是他们看见谢延奇受伤，一时乱了方寸。

尹昊道：“王爷息怒。此去邛山最少也要三天路程，而按照探子汇报的时间来看，就算我们能赶到，恐怕也是无济于事。”

谢延奇满脸悲痛，其实他也知道不能怪李章二人，只是想到大哥的命运，他才忍不住怒火中烧。

他颓然跌坐在床上，懊恼道：“都怪我，这都怪我！我应该早点儿查出二哥的阴谋，这样大哥就不会枉死了！”

尹昊道：“王爷，这事也不能怪您。二王爷心思缜密、城府颇深，就连皇上和皇后都被他蒙蔽了。这次若不是您误打误撞，也不可能查出他里通外敌、设计陷害大王爷之事。”

谢延奇想到自己二哥的所作所为，心里愤恨不已。他忽然想起让自己昏迷过去的罪魁祸首，顿时问道：“伤我的那个人呢？现在在哪里？”

李章道：“启禀王爷，那姑娘现在正在厢房，和王爷一样，也是昏迷不醒。太医说她受了重伤，至于什么时候能醒，目前还不知道。”

“重伤？”谢延奇暗暗凝眉，分明是她砸中了他，怎么她的伤势反而比他的还重？他冷笑一声，向外走去。此刻的他正满腔怒火、满心悲愤无处发泄，恨不得把这个罪魁祸首千刀万剐。

李章和尹昊急忙将他拦住，尹昊说：“王爷，大王爷崩逝，皇上皇后现在必定伤心不已，这时候还是进宫比较重要。至于这个女子，我已经安排人看着她了，不怕她跑掉。”

谢延奇想了想，总算是点点头，认可了尹昊的安排。他冷声道：“李章，你留下，一旦那个人醒了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尹昊，你跟我进宫。”

李章、尹昊连忙道：“是，属下遵命！”

谢延奇受了伤，不宜骑马，因此乘着马车连夜赶往皇宫。如今的皇宫，无处不笼罩着一种悲伤的气氛。

谢延奇走进皇后寝宫，只见皇上正坐在榻上不住地叹气，而皇后则坐在一旁哭哭啼啼。二王爷谢延宸垂手立在他们面前，也是一脸的悲戚。

谢延奇将此景看在眼里，心中却无比愤慨，脑海中更是浮现起大哥谢延逸与众兄弟告